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校讀

疏文對答述叢談

羅山法海寺勸化普度疏

曾異撰

竊聞胞民與物、儒治明而釋治幽、歎骷點骸、緇利他而黃利自、蓋設教神道、敬遠必判乎陰陽、而博施佛門、接引不分乎人鬼、是以大士甘未成佛、欲須度盡衆生、卽聖人內溝之恥、地藏誓不歸西、必待獄空鬼府、廣王者掩骼之仁、矧自數年以來、囂然四海多故、

自戊午而。之禍起廿年戎馬斬頭陷胸之將卒
纍纍迨丙丁而黨錮之釁成一網鳳麟杖下獄中之
忠良比比已而滇黔巴蜀之豺虎誅夷目方乾于西
土今乃秦楚晉鄭之魚肉餒敗血遍赭于中原閩越
而南每罹山海寇盜之慘江淮以北時聞旱潦蝗疫
之殃關津有跋涉之慄水泉或投溺而死豈無匹夫
匹婦經溝瀆而莫知加以用二用三離父子而有殍
殺以梃殺以刃殺以政縱橫率獸而食人老無妻老
無子老無夫死徙以蠅爲弔客地下罕瞑目之鬼欲

爭。社。肉。而。無。鄉。行。間。少。就。木。之。屍。尚。負。國。殤。而。語。難。
游。魂。爲。變。枯。骨。誰。依。弱。喪。靡。家。淨。土。是。血。燐。之。百。堵。
鬼。雄。索。命。佛。國。平。冤。對。于。同。堂。惟。某。行。脚。某。主。僧。相
視。灑。阿。難。之。涕。淚。繫。某。宰。官。某。居。士。憫。度。借。迦。老。之
門。槌。佛。子。忍。辱。發。心。以。卑。爲。行。檀。那。勸。施。樂。倡。憑。高
而。呼。持。鉢。沿。門。必。因。人。以。成。事。揮。金。布。地。亦。將。伯。而
助。予。募。者。如。兩。手。之。大。悲。惟。化。千。則。無。物。不。舉。施。者
拔。一。毛。于。楊。子。苟。集。衆。斯。重。裘。已。成。莫。當。面。錯。過。靈
山。只。此。羅。山。便。是。試。伸。手。援。他。苦。海。方。知。法。海。現。前。

時維七月、節曰中元、乃泉路見天日之期、諸鬼族若
雲霓之望、普天之下、共一道場、無始以來、咸登彼岸、
魂來東西南北、氣則無所不之、法施天地、神祇洋洋、
如在其上、所願男皆善而女皆信、貴益捨而富益施、
貧子傾貯粟之餅、半粒亦渾身之汗血、緇流捐隨身
之鉢、一蔬卽滿樹之菩提、念生老病苦死之無期、身
猶可捨、隨香花燈塗果以樂助、費亦幾何、一食萬錢、
下箸分真、敖之鬼、但想逢君轉眼、准留行旅之資糧、
百年半、昇定睛看、焰口之魂、安知非我現身、好認自

家之頭面、嗟乎梁皇懺諱弑君、雖依佛氏以生天、尚
不免臺城之報、袁綵口能賣錯、已爲強藩而絕命、猶
再鳴人面之冤、無債不還、頭頭撞着、有身安寄、鼎鼎
爲誰、八千歲春秋殘、碁劫至一般、是楚楚之蜉蝣、五
百年名世芳、草夢回何處、尋栩栩之蝴蝶、歲不我與、
逝者如斯、少易壯而強、易衰、牆壁面前橫、馬快揚鞭、
何處去、貧忽富而貴、忽賤、石磐心內轉、蟻忙隨磨四
走、居惡在、想他麟閣雲臺、舍其田、代人圖王定霸、
良弓走狗、驍雄莫救、乎頭顱、秦碣峴碑、姓氏何關、于

生死。朽骨猶誇我富。翻窮儒道釋之書。唉。至死行乞。
生涯。總向貧家托鉢。蓋棺尚負人豪。做盡天地人之
事。咄。千古英雄。膽智俱爲黑海揚帆。羸劉輸項莫相
爭。羽方罷虞歌。季亦永拋戚舞。後宋前唐何日了。趙
休嗟。五代李也慢笑。六朝且收着十字街。鬧熱大店。
急尋個三更後。鼾睡眠牀八萬四千里。猢猻展盡神。
通筋斗。只翻掌上。七十有二代傀儡。停着鑼鼓。英雄
齊入籠中。悔來遲。費盡父母飴餉。一無常爲度世佛。
知也未。貪他聖賢画餅。三不朽是陷人坑。身命自有

盡時。聰明再無用處。隨爾天才絕。人才絕。鬼才絕。閻
君能煮。雀燒琴。除是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大衆。方
上。船洗脚。垢膩能爲蟣虱。悟胎卵濕化之。卽此身。但
稍有情。便能登諸正覺。肌膚日長鬚眉。知草木天喬
之備于我。凡諸無性。亦宜度以佛心。邪魔是世尊之
逋子。婆心建鼓而求。神仙亦臧牧之亡羊。回首補牢
休晚。噫。嘻。人畏蹈地獄之水火。不道世間之益熱益
深。盡恐墮畜生之輪迴。未省目前之爲牛爲馬。力能
拔四生六道。難消片念之慳貪。施不論千金一文。遂

破終身之憍吝，凡見聞者，入歸信門，掘井莫俟乎釜，焦播種奄觀乎銍刈云爾。崇禎丙子五日。

先夫子曰：曾異撰字弗人，閩人，紡授堂集，馳騁雄

健，是明末一作者。

百家私記弗人，崇禎己卯舉人。

爲僧募白衣大士像疏

艾南英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主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爲衆生祈肩嗣者，致禱祝焉。而屬予弁其簡端。予前後爲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居其半。大士聞修空覺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強人以不知，而僅舉其感應靈異之迹。若現聲于唐太宗之食雞子，現像于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之人，而未嘗及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求有子而又求福德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

嘗發明其的然之理。合于吾聖賢者，則吾于大士之
文尚有所闕。方思補其未備，而不能不動念于覺初
之請也。雖然，僧伽靈異之迹，其他固不可思議。至于
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又予以福德智慧之
子，則吾嘗竊疑之。以彼其道既已棄妻子婚宦不事，
則宜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獨不以其法繩人，而
且爲衆生遂子姓之樂。况嗣續之事，起于男女牝牡
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爲穢濁鄙褻，而彼且默
相其間，何爲者？則嘗概疑之，以爲稗談所載，傳記所

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爲大士者，一切皆僞，而予一二
友人，則又確有明徵。如極峰熊君，雲將李君，兩君皆
今世偉人，其言應不妄。極峰未舉子時，奉白衣觀音
唯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遊河壩，見群兒
澡浴水濱，有浮茭聚流而下，群兒取茭去其覆，因大
呼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
堅重，與茭並浮。又與夢符，因建菴以覆之，自是連舉
三丈夫子。事詳極峰所自爲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
克齋公之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

宜子奉持白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傍一妾授之。雲將家多姬媵，他有所寵愛，其室人欲私試之，秘其夢不以語雲將。旣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兩君皆今世偉人，不爲綺語以惑衆，而予又得之兩君所親授，非若稗談傳聞之謬。以大士靈異之迹，合之。大士所爲棄妻子、婚宦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得，蓋嘗思之。西方之所謂僧伽，卽吾中國之所謂聖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賢哉？無子而求有子，有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大賢與庸衆之所同。

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其爲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也。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有賢子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庶有賢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事，則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爲治者，皆可懸而不用。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卽有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鄙樂禍之人，則天下之亂且從茲而起。殺奪爭鬪之慘，有不可勝言者。豈復有世道

哉。嗚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爲春秋戰國。生民之免于塗炭者。其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爲子者。幸而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破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者。感感皇皇。亦安能怡然于升遐。殂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綱維世道而已矣。抑是說也。不始于僧伽。月令之記曰。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禩。而史記世家亦

有禱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于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大儒不以爲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于中國也。秦漢以來。三代之典旣廢。無復有玄鳥高禩山川禱祀之禮。而佛老之書徧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予旣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舉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覺初持吾說。以募武陵。當有踴躍捐施而爲之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徧諸國土。則夫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并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特

其毫末予于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募修文昌帝君閣疏

艾南英

縣治之南有閣巍然屹立午道者爲太平閣閣之東
草創而未飾者爲文昌閣當岷源劉公令東鄉時德
洽政孚邦之士民醵金而建之以爲祀公之所然以
公方蒞茲土也法不當有祀故姑以浮屠老子之說
寄焉其後公以循良高第入爲戶部主事又六年出
爲廣西之桂林知府而文昌之役猶未告成友人吳
士衡王孔丞與予皆公所獎拔士也謂是役不可以
不竣乃糾合二三同志首事募施而授簡于予使弁

其端考之天官書及漢晉二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也及觀王氏見聞諸書則謂帝君十七世爲士大夫至西晉末生于越雋張氏始跨白驢而仙掌司文昌之籍而棲其神于蜀之梓潼夫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初無待于人之祀以司之况自周迄晉凡二千年豈生民之初經歷世數必虛其職以至于晉而後專屬之帝君邪抑帝

君文武忠孝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嶽降申生者不然則英秀奇麗之氣死而不朽上比列星若傳說之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祀則又有異者群邑之士民取有德之令長而尸祝之而上及于帝君不已誣乎雖然郊禋宗祀必有其配若后稷之于天文王之于上帝是也公以眉州名士出仕茲土其鄉邦皆帝君所生所治所警所報所棲神之土疑必有夙種其間而其功德著于吾邑者釋寃滯釐部解有奮不顧身之義蓋嘗欲改輕齋以逸山民設驛使以休

郵傳雖爲當事者所沮，然義勇形于色，而心勞吾邑者，周且至矣。且所謂文者，非翰墨藻繪而已，懷柔萬民，德及遐邇，休之以文，定之以武，斯義也。帝君幽則用之雪山矣，明則用之清河矣，卽其化蛇裂石，摧壓五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則不能仁，而仁故能勇，是公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猶有進于此，夫物之無遺鑑者，至于神而止矣。群天下億萬之士，三歲而取其什伯之一，以貢于禮部，禮部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一，而爲三百人，宜其爲

帝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必庸，且不肖然空疎庸腐與淫穢惡戾之人，往往紆青紫登仕進，而高材積學修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頓而不得沾縣官之祿，卽或遇矣，又遲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鋒而用之，以有爲于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與抑世固有樂醜惡正如釋氏所稱諂詐無行誼者之神，以爲是人之與而不盡出于帝君與抑帝君之側有竊弄其柄若世所繪暗者聳者與控轡之武夫，眯目昏衷，錯亂帝君之文衡，而使是人得冒濫以進與，乃人則異

是凡今之高材積學、屢擯而後遇者、則人必曰是人也、常擯于某、擯于某、幸而遇某先生之識鑒而始見其奇也、故雖以英之不肖、而公固嘗憫其屠龍之技、而收之勞薪之餘、然則人者固贊神之所不及矣、持是說而募文昌之閣、不已左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材者必售、而庸者必黜、則鬼神何所呈其巧、而人將盡釋其冥漠茫昧之思、而力于所學、豈復有聽于神者哉、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神、然後良楛美惡、可以並進、然後材者歸其數于天、而不材者亦將貪觀之、愚痴徼幸于不可知之地、誠持吾說而告之、以帝君之靈、雖智、愚、賢、否、靡求弗獲、不必盡責其所學、則傾儲而應者、惟恐後也、既以是募邑人、而又西望梓潼、稽首嵩呼、自茲以往、不敢望帝君、分別賢不肖、盡改包荒之度、而但哀憫下土材臣、使得與庸庸之夫、並驅天路、且帝君亦將以此上報我憲宗純皇帝褒封之典、爲國家收養士之福、而下以慰士子之心也。

白城寺募建文昌帝君像疏

艾南英

予以戊午之春、常爲帝君作疏、以募邑人、大約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者、出于甘石星經、史漢天官之書、其懸象著明、自開闢已然、而世所傳文昌司錄之神、則特出于東晉之越篤張氏、以上天垂象、而待千百億年後之人、以司之、其事已不倫、又海內賢而才者、未必售、不才者、往往登賢書、制科、欲帝君分別賢不肖、稍改其平昔包荒之度、爲國家收得人之盛、而帝君之神、未有以應我也、今吾里寺僧復欲建帝

君之像與釋迦合宮而祀以爲吾鄉士子致祝所且將俟其售于主司者而美報焉予重拂其意而再爲之言曰嗚呼鬼神之廢興豈鬼神自爲之人實爲之而已三代而上士之列于朝者自公卿大夫世祿之家而外則皆闈師黨族所朝夕察其德行道藝而升之司徒者也士生其間有不善未嘗不知有一善未嘗不知有一長者未有不列于朝而諸侯又每歲貢士于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一不貢則黜爵再不貢則削地其所

以取士之詳及賞罰之具如此士修其身明其學以待上之所舉是非明而公道著士知其由于人而不由于神當此時雖有文昌之神亦且泯泯仙仙匍伏于丘墟灌莽之間與夫癘疫狐祥無所憑依之鬼纍棲伶俚罔所求食亦安能竊明王之柄以進退天下之士乎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殆謂是與後世取士之法不詳而進賢蔽賢之科其所以賞罰之者不具又不幸而取士之塗一稟于求上之人君于其良楛美惡之辨若東西易位而不知而所爲有司者

明文抄言 卷之三
未必皆才甚者。唐以詩賦取士，而李杜詩豪不登進士之科。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數黜于有司。至于今日，則輿論之所推，或爲主司之所斥；闈中之所賞，或爲彈章之所駁。司文衡者如盲，賈徵聚腐折朽蠹，充溢軻積，雖有精良者，遇而雜收之，非擇而見之也。是非之塗紛然而不一，士子無所稟程，則相率而求其故曰：是殆有神司之乎？然則帝君之神崇隆，烜赫其廟，對象設與孔子佛老等，亦事勢之必然也。嗚呼！鬼神之廢興，豈不以人與？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

神雜糅，家爲巫史，顓頊繼之，乃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命重黎之後，使掌之。然後絕地天通，今將使矯誣妖誕之說，不與非必明王復作如顓頊帝堯之君而後可也。得一良主可足矣。主司不必皆良，則雖積學高才之士不能自信其業，不能自信其業則相惑而祈求于帝君之前，非卓然于禍福之際者不能免此。然則文昌六星懸象于天地之初，未聞有熒紫告虔若王官夜明幽雩之禮，而必待數千萬年至于東晉張氏之仙始

司其錄而使海內之士求繫援焉。其以是也夫。嗟夫。吾里之山川，孕閭閻，伏于今殆百年，豈皆無冥助與。嗚呼。予不幸而不生有道之世，不能使其鬼不神，而且冀夫鬼之果神焉，以能造福于予也。而復以其矯誣妖誕者，以代寺僧之言，而告吾友人，亦衰世之意也。

祭蝦蟆石文

于謙

曰：汝以頑然之石，棄於道傍，固無以異於凡物也。故老相傳，以謂昔人有欲取汝以爲用者，重不能致，遂以爲神。且因其形狀之似，而命以蝦蟆之名，固不雅矣。然物不自靈，因人而靈，自是遂能作雲雨以利一方，出影響以受祭祀，物有神以憑之，能爲禍福，理或然也。且昇舉必待於婦人，感應必俟於血食，未免喜好淫褻，邀求祭祀，神之聰明正直者，固如是乎。况今天久不雨，汝享人血食，受人祈禱，或雖近而不及遠。

或冥然而無所感，徒有害於生命，徒狎近於婦人，是則爲物之妖，而非謂神矣。今遣本境牧民官，再遣汝一祭，仍曉以此義，享祀以後，如甘雨施降，遠近沾足，則汝得以安居故處，永享血食，如一晝夜不雨，將積薪以焚汝，使之形滅體碎，以絕妖妄，吾言不虛，汝宜聽受。

先夫子曰忠肅，字廷益，錢唐人，兵部尚書，其處置兵事之疏，布帛菽粟之文也。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堯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甓焉，縱橫尺有奇，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而獨塋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代諛墓語，嗟乎，塋者藏也，骨肉歸于土，無不壞也，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美門潛闔，玉匣

珠襦一切凶有是誌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遺余。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內。復規規百年之外。做精竭神以蘄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沈之亦可。其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已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坏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故處而仍以觴。豆肉爲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存耶。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爲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今爲爾也者。歔歔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先夫子曰。鄒觀光字孚如。楚之雲夢人。官吏部郎中。萬曆間。內閣與銓部水火。故其言銓事獨詳。君子小人之分。黨於此。可考。見文亦能達所欲言。

率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八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

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日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

茲五斗而來。則宜忻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瘞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

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離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子宮。魂兮魂兮。無悲以疇。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余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解尸虫文 有序

陸銓

柳宗元聞道士言，人有尸虫處腹中，伺人隱微失
誤，輒籍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
遂為文以罵之。予謂尸虫有無未可知也，果有之，
天視聽寄焉而可罵乎？人常恨天人判隔，下情不
得達，尸虫日以心跡默聞，君子有所恃而益為善，
小人有所懼而不敢為惡矣。為世勸孰尚焉？趙清
獻公每事必焚香告天而行，訴之不亦可乎？若謂
尸虫伺人隱微失誤尤非也。凡世顛倒是非變亂

黑白必有所邀求不得而復爲之。論事出于無心。論人及于無讐。雖小人未嘗枉是非之公。尸虫未嘗邀求于人。而人亦未嘗有所不得于彼。中處胸臆莫見莫顯之際。觀由察安。唯公唯明。天之信之不亦宜乎。予實懼尸虫之無也。不然。何世之詐顯欺獨者。洋洋得計終其身而莫之天厲也。又何世之負直茹冤者。人莫之說而亦多未見暴于天也。尸虫無求于人。有功于世。而宗元罵之。尸虫負詭久矣。爲文以解之。

惟天之正直兮。好善惡惡。嗟人心之隱微兮。藏奸示樸。雖帝神之聰明兮。燭外遺覆。命尸虫以宅腹兮。伺幽觀獨。惡未發而先知兮。善無微而不錄。詐者不得而欺兮。貨者不得而黷。秉公直以承天命兮。哀世態之碌碌。羊質虎皮之何爲兮。洞肝膽之必燭。懷忠負直之悲抑兮。幸天鑑之終暴。彼月旦稱善評兮。時指鳳以爲鶩。况容色之易炫兮。忽誇石以爲玉。世無尸虫之公直兮。孰爲天之耳目。君子幸素履之速聞兮。小人每中思而懷感。果日訴之必行兮。迅昭昭之禍。

福何小人之不君子兮，而可封之未比屋。宗元之懼
訴兮，得無自省之不淑。嫫母之惡水鑑兮，駑駘之忌
伯樂，幸是非之不公兮，必我躬之不足。彼微辭之瑣
屑兮，于尸虫乎何辱。

張錫現記公字選之，鄞縣人。按察副使，偁之第
二子也。嘉靖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值大禮議
起，公哭諫，廷杖絕，而復甦。尋以才推典十三司
章疏數斷大獄，舉朝不能決者，公以片詞卽定。
改武庫員外郎，出主考福建，轉禮部儀制郎中。
上方稽古禮更新，制作四郊，親籍親蠶，諸儀家
宰李公倚公以爲辦。上特頒白金采幣，旌其才
已爲永嘉所忌，出爲福建按察副使，兼漳海道
尋遷廣西平弩灘，猺賊遷廣東布政使，以內艱
歸卒于家。與其弟鈇俱有文名。黃夫子有墓表。

再告李朱二先生文

黃道周

壬午冬十一月，周以解網得乞骸還山。道出臨安，欲
再入大滌，從諸友講論數日，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
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崖，髀爲重創，又從九
江瘧作，移疾過西林，秋深氣涼，血枯脈滯，不復能臨
眺如常時，而朝命甦，敦趣就道。業自京口拜疏，冀
得仁覆，假之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麗澤之求，有墓
木攀號之願，向平損益業，悟死生，次公車帷，奚殊朝
夕，而猶未謝嚶鳴，遠呼邪許，亦夏甫所以屏居申屠

因之興歎也。人生幾何，安棲靡定。叔子魂魄滯於龍山，當陽名勳刊於峴首，幸遺正則絕勝於蛟龍，并謝長沙遺臆於鵬鳥，卽當歸設特羊，誓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兆域之未絕。若建炎之事，李公再召於中朝，紹熙餘年，朱翁重趨於講席，非衰德所敢，祈亦遜，鳥所未逮也。嗚呼！知足不辱，柱下所稱，力少任鉅，元夫致誠，毛鷲之林，潰鳥逸棲，輪載之轅，蹇犢泣策，毛羽之倫，猶尚如此，而况于人乎？周筋骨疎脆，旣無忠定干櫓之能，學業迂荒，又少文

公博約之致，過江着脚，八字不張，剖臍見肝，三言就服，舉幡太學，非必萬人，挂劍馬前，僅差信宿，當堯舜之世，倖免共驩，值巢許之倫，不堪臣僕，使有陳東諸輩，厲其血章，元定諸賢，留其臯比，雖欲旋吉，建西徘徊劍水，淪茗丹竈之旁，息魂黯淡之上，豈可得乎？張季鷹有言，有虛名於海內者，以求退固爲難，王輔嗣亦云，躡剛明之後者，雖當位而有咎，以難退之名，乘不當之位，欲飾病頽以躋天閑，雕夏墓而祈霖雨，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雖使蒙璆，揣其難任矣。嗚呼！以兩

先生之才之德、而時遇差池、業不上於說盤、功不齊於伊呂、况無兩先生之德之才、而夜行不休、踰淵求涉、固譙鼓所以鳴、辜小狐之所竊笑也、於時水腹已堅、陰晷且絀、遙思松菊、怒如調饑、願想懸雷、邈如河漢、諸友之公車已動、故山之丙舍仍荒、何由再親灑掃、考此景鐘、信宿山阿、聞茲默誨乎、何義兆送不肖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并不使桐老巖陵、訾吾濡滯也、

私記百家會于康熙丙寅之九月自杭僦又身徒步至大滌山洞霄宮已毀止存無塵殿與方丈數間而已李朱二先生像在方丈側長不滿尺聖塑俚惡想非原像設也嘗攷宋時之提舉奉于洞霄者凡一百二十八人其初置以佚老優賢與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地望最隆往往有從此卽趨拜左相雖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乙神霄寶籙俱莫及也熙寧後乃悉罷疲老及議新法者使之無限員以三十月爲任南度後或以老疾自丐或以忠直見疎或以阿附見黜非復舊制

遙祭阮大鍼文

沈士柱

丙辰長至之後二日，迄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士柱辱公知最深，敢爲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予觀之，豈獨感恩爲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聞彊記，一代師表，曹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焉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祇知操杞之爲如賢榮身，戕善禍國，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

面竊聞公蚤歲掇科歷登華廡中常侍之際焚中要
路與賢士君子爲讐說者遂詆公爲璫假子獻百官
圖導之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焰熏灼鬪盾滿天下得
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且公躬吮癰舐痔之行媚銜
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攬海之才行下井墮石之事何
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
彪虎稱雁行余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
定逆案闕公封事置贊導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
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帝報仇余謂不然思

宗御宇使悉公權智復賜采錄抑或洗滌瘡痍含茹
優容則公恩怨親讐亦與衆相忘久矣唯毅然不搖
於衆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
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陽
仇而陰德也公粗涉菘菹其詩文不異恒人獨所製
詞曲走一時說者謂公憤世嫉俗其科譚皆指目正
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所行已登場塗面自爲玩
弄其語人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
遺臭者何異及逃竄鳩茲復謂敝鄉衿友我必不學

伯嚭錢塘。無論公自比宰嚭。作讖錢江。此語不出正野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禡後世公輩讒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藁。本以國爲戲。余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閭小怨。壇坫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鉤黨之獄。使海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寧。說者罪公毒流宗社。職此之繇。余謂不然。跡公所以致禍敗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亢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卽不死于阮。不死于羣小。設不幸邪正并列。

用舍不分。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殞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蚤。則譏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於自死也。卽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譽。俾異代得與。爵及同稱。故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詳。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徽欽之辱。說者以爲賣君而緩追騎。與誤國而趣間道者。律於馬。

同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奕碁，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人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去矣。浙東一載，馬方歎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跡，補過蓋愆。天奪其魄，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并不得與馬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斂。公之智能保首領生前，而不能全軀殼死。

後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余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人耳目。議公險者，余爲公平之議。公深者，余爲公淺之議。公毒者，余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余爲公拙之議。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余獨蓄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九原有知，未嘗不以余爲知言也。至余以隔縣諸生，旣無一日半面之交，雅會辱品題，亦無單詞隻字之訛評。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曾于庚午闈後，同座傳

觴有宵人者以闡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閱曾當座
叱之語微及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謁公門牆借君爲
贊公于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
爲公鄉同籍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爲大行爲
給諫侍御兩榜一令往還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爲閣
私人侍御公絕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
屑往也公于是又增欲殺之目矣此又一說也夫士
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理而操能容
之余卽小過不過微文刺訛又出人傳送粉飾增益

公何見必欲置之死地若以通家子責鄙人昔秦檜
之於胡安國始未嘗不稱同黨及末路敗壞其子胡
寅胡宏或和議不合或答書甚嚴檜雖心恨之而未
至於殺也然公雖欲殺余余卽未見殺于公而以稱
相知則竊附古人矣憶黨禍初發公會庭語座客某
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畔之是悔罪不暇密
修好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我能令之望塵而拜
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小有才而無用我但喪其膽
摧其肺肝使之閉閣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惟二沈

崛強吾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余也夫崛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而加諸余公不可謂不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為余危之余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於余一發不中有懈志矣使復再為之公自度向以縛象全力兔尚得脫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夠致周內復陷人于罪罟哉余知公之必不為也我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迹若莫逆而實則汎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業蕩然

猶竊附于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先夫子曰沈士柱字崑銅蕪湖人千言立就波瀾

橫出其文當有收藏之者以俟訪求私記崑銅先生與先夫

子交最厚留都防亂揭首顧子方杲次先夫子

次左碩人國柱左子直棟沈眉生壽民次則先生

也庚子先夫子游匡廬道經蕪湖有憶先生詩

云尋常有約在蕪湖再上高樓一醉呼及到蕪湖

君已死伸頭船底看浮圖又嘗有哭先生詩云傳

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胸中畢竟難安

貼此世終于不可容千里寒江負一紙百年隴上

想孤松舊時日月湖邊路詩酒于焉不再逢高天

厚地一蘧廬君亦其間何所需此日黨人宜正法

彼云華士又加誅盛名自古為身累大厦真思一

木扶月表有人留季漢應知俗論不能糊君才自

是如江海上下吾曾與議論紅葉湖頭流画舫春

風白下叩名園荆溪莫掩殘盃口司馬難銷亾國
魂此後是非誰管得街談巷說任掀翻未聯司馬
難銷亾國魂蓋指此祭文也又按思舊錄沈士柱
字崑銅蕪湖人讀書明敏下筆千言癸酉甲戌來
西湖寓樓外樓武林名士畢集吳舫爲之增價薄
暮與余聽絲竹管絃所在掉小舟尾之改革之際
累書招余余未之赴終以李某一案受禍崑銅收
禁南都之大內一年有餘有前後宮詞二十四首
先夫子手錄其十二首今偶附四首三百餘年恩
總未酬宸居何意臥羈囚先皇製就琉璃瓦還與
孤臣作枕頭趙瑟秦箏入選頻一年歌舞號長春
誰教觴築吹殘月腸斷南冠夢裏人方傳內藥宰
臣賢親製蟾酥御苑前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
是莽新年鸚鵡金籠喚御名貴妃新教調郎情卽
今苦雨凄風夜却笑鴛鴦四五聲

肺答文

李鄴嗣

秋月三穀瘴氣蕭索杲堂杜門肺病復作呼喨之喘
憑几而伏漸及夜闌餘燈影落僕夫坐斲屏風頭觸
余息稍舒亦入恍芴反視其內洞見府牖重樓之下
卽有一物象如縣磬七嬰八葉伏虎欲嚙尸狗若噉
乍見而驚將前復卻已稍卽之聲欬相接乃曰若得
非吾肺神耶奚遇吾之太虐吾聞神其名皓華上應
太白浴精咸池峙翰華嶽受性爲義得秋之肅食稻
而宜聞鐘斯樂主慮善謀形方體稟總縮五藏下灌

百虺凡在人身蒙蔭不薄乃于微軀疑有冤酷常見
其鬱易盈其怒易觸魄門稍侵金氣卽穀風自外干
涎從內塞重堂輓轡衆竅噓吸朝聞哮喘暮聞噓噓
津流爲涕血冲卽卣乍寒遂僵驟熱亦毒處溼旣滯
近燥彌急將笑必咳有感易哭未發云云輒聞喀喀
然此猶其常未爲過劇乃至積邪大涌蘊逆上溢吐
液作潮噴火益蕪聲發若唬喘久欲噉人寢我與人
坐我立仰攀牀楞翹眎屋角如鳥申頸似熊躡脚胸
椎欲穿背筓不釋兒拳飽嘗嬾掌爭擗頻潤一薺襪

投五藥漸降漸平乃蘇乃復然猶積痼三重高枕二
尺前忌側廳後畏暴日愛酒慮傷對食防餉峻涉難
從勝遊不出目早生花口頻墮喙方五十公如六七
十人生歡趣爲此都畢語未及終神笑而答曰君所
謂知其損而不知其益記其怨而失記其德者也夫
數有盛衰理有盈缺一死一生或豐或嗇大造意均
本無偏側卽君平生執友三存七歿其歿者旣已宿
草屢生藏血久碧骨委螳城魂飄鯁壑猶疎炙雞徒
悲亮笛君昔皆與交顏行齒列而君烏窮得翔魚枯

幸脫野仲垂憐鬼伯免促尚留姓名猶延氣息非吾
以病苦之則君不能獨活其存者則又良田就荒高
門被奪東郭曳屨西華被葛買山募貲賣糧乞食君
今皆與交肩隨手執而君賴守敝廬尚餘素業歲收
少登日用裁給立侍小童坐使老僕非吾以病頓之
則君不能獨逸且見今人口澁五言目厭六籍無字
上碑有書棄簏從客買文索人執筆而君獨九經橫
陳四部畢發絕簡笑尋遺書喜續日草千言歲編一
集俱吾以病暇君縱其著作復見今人夜治蠶箋書

趨廣陌門候貴人座容雜客咿嚶滿堂煙暈布席而
君獨深徑沒蒿閑庭蔽竹牀設每虛刺投不納澹雲
徐停良月直入俱吾以病寘君高其風格况吾病所
加其人甚擇文若長卿乃苦此渴詩若杜陵乃患此
疾正使狀其委弊亦復不惡兼以小子量水故人稱
藥諸翁杖屨高僧茗粥一籃雙槩間從遊涉三雅五
經頗霑滴瀝不廢獻歌併展戲謔君但定慮養神致
虛抱壹常斂其形務安其魄少受善風畧負煦日漸
至容平默通消息緩而始舒咽以微泄順氣應時起

雞臥雀則吾性俱存君體自佚齒可復鯢髮能變鶴
尚當輔君守義全君粹白期相審平終造成德理晰
秋毫道悅萬物告保百年榮名無極杲堂于時頰首
受詞傾耳屏息已而渙然神解意懌願同斷金微命
永屬是日晨光旣晞氣體頓帖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
木料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萋然而蛇虺
蟠乎中有屋焉什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
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
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汴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
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旣樂業至
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
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于是者磨至及其廢也

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于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于夢曰。吾旣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爲邑邑。有令大而爲郡郡。有守其爲禍福甚于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降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寮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麗貴者

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佞佞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于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牆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圯而殃穴。蟻其不爲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爲。而時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

而無稱于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為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先夫子曰。貝瓊字廷臣。崇德人。徵修元史。授國子

助教。廷臣學於楊鐵崖。其論文謂立言不在於駢

絕刻峭而平衍。為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

為可樂。故清江之集。有一唱三歎之致焉。百家私記瓊別

名闕諸書分貝瓊貝闕為兩人者非也

囚對

周怡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梘。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而敢辱。怨乎。曰。君罪之也。而敢怨。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梘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知檢夫。是之謂安。客曰。不然也。子之所云禮樂也。子之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為禮樂。非繆。

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繇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

明儒學案周怡字順之，宣之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楊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

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于火光中恍惚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近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太常。隆慶三年卒于家，年六十四。蚤歲師東廓龍谿，于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証，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于道者也。

客問

郝敬

郝子有疾，客問之。主人據牀而歎曰：衰病殘喘，尸居餘氣，如此藐孤，何孤伏於肘，蟻潛在淵，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可若何？客警余曰：無稽之言弗聽，無徵之事弗信，子其安之。主人蹶然而起曰：豺狼嗥矣，何爲無稽，機穽成矣，何爲無徵，請爲子誦之。故副憲胡幼泉公者，吾先君世好也。副憲子士本死，無嗣，其弟士美收兄財產，以已子繼之。此天理人情也。諸胡羣起而爭，以書告國人，牽率吾家爲比。曰：郝仲輿二子

死不爲嗣。以有父在，自有待也。此言何爲者邪？夫余之不爲吾子置後久矣。吾誰待乎？吾待人乎？人待吾乎？爾家託繼爭產，與余風馬牛不相及，而妄相株累，誰爲此謀？聞諸道路，吾家有不才子，從臾之也。諺所謂打鴨驚鴛鴦，今日之包藏甚巧，依樣畫葫蘆。他日之陰謀已兆，余未之信也。雖然，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果若人言，吾事烏可與胡事比論也？爾旣曰，郝氏有父在也。夫有父在，則子之後皆父後也。父之後，父自定之。吾之家事，吾自主之。吾不爲二子置後者，吾二

子可以勿後也。蓋子者嗣也。子先父死，不能後父，卽不成爲子。旣不成爲人子，又焉成爲人父？故子不能後父者，父可勿問之矣。兩子雖死，予季在也。有季在，是吾後也。吾旣有後，其不成爲吾後者，可勿問之矣。他日季多子，欲爲兄後，後之可也。無多子，兄之祀，弟主之可也。但使吾祀不乏，殤子之無後者，可無問之矣。此吾本意，告諸先祖，禰曉諸家衆，鄉黨朋友，國人皆知吾意。今已八年矣。一旦引他人事，曰自有待也，不知所謂自者何自乎？家有父猶國有君也。父不能

令而待誰令乎、彼所謂待待吾死也、吾死將引胡事
爲成案、以圖篡立、心險而謀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客曰、兩子之不置後、聞其旨矣、說者比之胡事、其情
形事理、將無同歟、可否願聞其詳、主人曰、立後之說、
古人謂有國有天下、有人民社稷宗廟者、委曲付託、
計耳、若士庶人、尚未有宗廟而衰世、一切借爲爭利、
口實、故曰禮之失也、煩不達禮意而妄援之、適足爲
豺虎鴟鴞毀巢取子者、充先導耳、今其辭曰、大宗無
絕祀之禮、獨子無出繼之條、夫副憲子士本、庶長也、

非宗也、卽副憲亦胡氏仲也、非宗也、士本以庶長繼
禰、何得比大宗、士本死無後、卽士本同產之弟收其
神主香火之、士本之資產、皆副憲之遺業也、亦惟副
憲之親子得受之、卽欲置後、亦惟同產之弟主之、亦
惟同產弟之子繼之、今謂士美之子不當繼、而求他
人子篡入爲後、不惟士美不肯、卽士本之靈亦必不
饗、謂副憲之子不得獨有副憲之資、使衆人分之、不
惟士美不甘、卽副憲之靈亦必不樂、夫後其人而使
其鬼不饗不樂、神怨神恫、災害立至、焉能保之、凡人

家父子兄弟天合也。自非大逆子弟不與父兄離。今士美非弑父也。非謀兄也。胡爲離之。使子不得承其父之業。弟不得守其兄之有。而奪以與他人乎。他人何功德于副憲與士本。而必欲攜副憲士本之有。以濫予之乎。甚無謂也。如謂士美之子不可出繼。夫一子雖不可以兩父。香火自無妨于多主。今以姪子而香火。其伯父正所謂諸父也。諸子也。此禮之常也。何待出而後繼。何必獨而後子乎。且士美年方壯。安知他日不蕃衍。而今以獨子奪之。他日多子。必更求復。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此胡氏之事。是非了然可見者也。若以吾家事較之。相似而大不同。所謂相似者。副憲父子非大宗。吾父子亦非大宗。同也。副憲之子繼禰。吾子亦繼吾爲禰。非繼大宗。同也。所謂大不同者。副憲死。士美無制命之父。故諸胡得而間之。今吾尚在。吾之子。吾之後也。其繼也。惟吾。其不繼也。亦惟吾。此大不同也。副憲死。士美兄弟析居十餘年。而後士本死。未亡人居守數年。而後未亡人死。若吾之子。析居纔逾月。而長子千秋遽死。寡媳不能一日安其室。

吾以千秋房產均給千石洪範命治其兄葬香火其神主而汛掃其丘墓是千秋無子而有祀也無何次男千石又死居一年寡媳亦死其貲藏什器蕩費罄盡無復一絲一粟之存唯餘房產吾命洪範收之子承父業兄終弟及天理人情也又誰待乎葬祭香火卽洪範奉之洪範之子孫世世勿替引之此吾裁酌已定生有成命死有家乘吾之家事吾不處分而更待誰乎此吾與胡事之尤不同者也使吾欲爲置後必吾親子之子然後可使吾無親子然後可別議今

吾自有子在也其他非吾子者焉得無故而黯干之如謂千秋長子不可以無繼夫子無少長成其爲父後者成其爲子子先父死雖長不成爲後子不後父父反求爲之後是亦不可以已乎生不吾養死不吾喪旣不能恢弘吾業又不能顯揚吾生中道而棄予雖子猶非子也雖吾育之猶吾未育之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又無功德可表又無爵蔭可襲但令神主有託不至爲餒鬼焉斯亦可矣如謂小宗不可遽絕夫我在卽我爲繼別之小宗且未須繼也我死則洪

範卽繼小宗之後。今舍現在繼祖之父不宗，而講先死不爲父後之。舍現在繼父之子不使祀兄，而別求他人子以爲之後，此偏曲不通之論也。禮唯繼太祖者，百世不遷，是謂大宗。自高祖以下五世遞遷，卽宗亦不稱大矣。曾祖以下至于禰，如我同父，則伯兄爲繼禰之小宗，而我尚爲庶。我之子宗我，我又小矣。向使我先父死，繼亦可，不繼亦可，爲其無關於宗也。有親兄弟，爲其無關於繼也。况我之子又不能後我者，絕與不絕，繼與不繼，我初不介意，而他人爲我竊

竊然，嗷嗷然，何爲者哉？亦可笑矣。此吾事與胡事之是非，可以類推而互見者也。客曰：若是則子不爲父後者，勿繼可也。而禮云無子爲置後，又何也？曰：此爲大夫世官，無喪主者言也。禮子喪則父爲主，吾在吾可主之，兩子皆諸生未爲大夫，卽無我，而弟在亦可主之，雖不置後，未嘗無主也。總之父在，則子之兄若弟，并統于父，兄弟皆父之子也。兄終弟繼，皆父之業也。有國有天下者，每用此道，而况士庶人乎？弟奉其祖禰，則無後之兄，卽可附食于祖禰之廟，何必更置

後而始祀哉。蓋禮者人情耳，非由人強也。故有欲繼而不得者矣。未有不欲繼而人迫之使繼者也。亦有志之士，不肯爲人後，人強之後者矣。未有其人不納而乞哀于國人求篡入者也。此于人情不甚相遠乎。蓋其貪人之財，則不得不冒認他人以爲父，利人之產，則不得不甘居人後以爲子。此執鞭之士所羞爲也。故今爭繼之子多矣，而無繼之嗣亦多。其爭繼者，必其有財有產者也。其無繼者，必其財產俱無者也。爲人後而不得所後者之財，必不肯爲人後。則後

人者，後其產也，非後其人也。先王制禮，本爲仁厚之意。時俗引禮，專爲爭利之媒。司世教者，焉可不力爲主持也。客曰：欲主持將奈何。曰：貪夫爲產而爭繼，則主議者不當與之論繼，而但當與之論產。彼以本欲產而借口于繼，我不論產而論繼，則貪夫之計售矣。今且不必問死者之後爲彼當繼與不當繼，但先問死者之產爲彼當得與不當得。當得則與之，不當得必不與。彼明知不當得而託于繼，我不論繼，則貪夫之望絕矣。客曰：何產謂當得，何產謂不當得。曰：如死

者之產。是死者生平劫奪其族人。不義而有之。今死則諸族人得而攜之。此謂之當得。如死者之產。死者生平拮据經營。昏作勞苦而置之。今死則惟死者親父兄弟得收之。他人安得而覬之。此謂之不當得。今吾家之產。非吾劫奪人而取之也。又非吾兩子自置也。又非先世遞傳也。皆吾孜孜汲汲。修禮以耕之。陳藝以種之也。以分三子。而二長死。其產猶吾之有也。吾自收之。命吾季併而守之。誰曰不宜。彼何人斯。焉得視爲道旁之稻而採之。視爲無主之鹿而逐之。

既交構他人之兄弟。因包藏門庭之隱禍。立心奸險。爲鬼爲蜮。一至于此。故自古國家之害。莫大于爭利。而爭利之害。莫慘于謀繼。援禮以飾奸。而假仁以濟惡。操戈入室。禦人取貨。凡謀爲人後者。皆天下之貪夫忍人也。得利則舍其親父兄。而甘爲他人之子弟。不得利。則雖同產之子。不肯祀無後之兄弟。同父之子。不肯祀無後之伯叔。語云。天下攘攘。皆爲利往。故凡爲人後者。皆君子所不齒也。在記有之。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敗軍之將。

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不得入、蓋去者半矣、夫爲人後、而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比、是比于亡命、與俘虜也、與亡命、俘虜、比、士、君子、豈屑爲之、故士爲人後、必不得已、而有父兄之命、有師保之言、國人推戴之、宗族鄉黨、無間言、而後可、然而季扎子臧、亦不屑就矣、又况陰謀陷、弑殺人、以求之者乎、是見惡于孔子者也、于是客起、竦然怵惕、斂容拜手、而颺言曰、洋洋聖訓、昭昭簡編、不蒙耳提、誰惕斯言、凡百君子、佩此韋弦、勿博黃口、自矜我鸚、勿欺衰老、自謂我賢、誰無父母、甘作螟蛉、如彼饕餮、見利爭先、如彼窮奇、長惡不悛、死灰可溺、孤犢可憐、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客遂退、主人次第其語、爲客問、

非墨篇

郝敬

予杜門十有八年。庚申辛酉之歲。逢適子適妻之喪。客有叩門而弔予者。予謝不納。客問曰。喪而不弔。禮乎。予曰。喪而弔。禮也。弔而主人不受。不可謂非禮也。有說乎。曰有。夫世有古今。而人情異。禮有報施。而往來異。事有吉凶。而哀樂異。審斯三者。然後行禮。禮云。知死者哀。知生者弔。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而已。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况予有齊碁之慘。子儼然辱臨。是禮也。而于予心有戚戚焉。蓋昔者吾有先子之喪。

而人莫予弔也。先子登賢科二十載，孔多兄弟一官落拓，五十考終，豈其畏壓溺也者，而獨一先生素車白馬而來，豈無他人，惟是牛馬走僂然，三孱不滿一隅，而誰予問，距今四十年往矣，少不如人，老何能爲。先子人不遑恤，况吾妻孥，敢徼非望之榮，望而不獲，滋辱不如寢也。予所以卜諸人情而不敢受者也。吾聞之，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已不往而責人來，人之愛禮，誰不如我。我離羣而索居久矣，歲時臞臘，三黨之不虞，素乏殷勤，今也不幸至于大故，而望人

之憐，我不可得已。前乎此者施而不先，後乎此者受而不報，不施不報，何以明禮。予所以酌之往來而不敢受者也。夫禮由人心生，心有哀樂，則禮有吉凶，故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飲食餽養，所以爲吉也。衰麻哭泣，所以爲凶也。有哭泣之事者，人爲凶人，服爲凶服，家爲凶門，雞斯徒跣，殞越于苦塊之間，水漿不入口，以成爲凶也。今世俗橫曰：主人凶，賓則吉也。不可以其凶，凶人之吉，于是投杖而擁篲，解麻而割牲，掃殯宮而陳饋，釋飡粥而調羹，男女老少，盡室奔走，舍

哭泣之哀，而徵逐酒食，篋玄黃，撻金鼓，樂我嘉賓，
不醉無歸，則是主人借親喪，資緣納交，而賓朋因送
死期，會醪飲，輿臺未饜，醉飽生端，如寶嬰灌夫，所以
得罪于田蚡者，求榮反辱，事之難測，有固然者矣。是
以符偉明妻死無殯，人助之不受，曰：唯妻子可以行
吾志，故始吾妻子之喪，請典客，予曰：已之從衆，吾力
不能，縱吾力能，而心不欲也，吾心欲而禮不可也，禮
如可也，雖不能不欲焉得，今世俗不畏禮，而但畏人
言，人之言曰：我愛其財，而託于非禮也，夫惟非禮，故

託，吾寧避託，而甘于非禮乎，寧不爲非禮，而甘于託
也，此予所以辨于吉凶之數，而尤不敢受者也。客曰：
然則古之人，何爲而弔人喪乎？曰：古之君子，視人喪
猶已喪，聞人哭已亦哭，見人擗踊已亦擗踊，惟其憂
人之憂，是以弔人之喪，今之君子，人哭而已熙，人擗
踊而已歌舞，是以登哭泣之堂，而稱觴，過倚廬之門，
而大嚼，笑棘人之樂樂，樂凶事之總總，嗟夫！旣燕且
喜，奚取哀死，旣醉旣飽，胡爲號咷，爲市爲利，爲誰隕
淚，問多問寡，其弔也假，此古之弔所以爲弔，而今之

弔所以爲不弔也。客曰：子不亦弔人乎？何言之過也？曰：吾自有先子之戚，而終身不敢弔人矣。無已，則一問不淑，卽退。嘗三仕爲令矣，凡民有喪，亦一問不淑，卽退。賓不及席，主人亦不設賓席；主不侑幣，賓亦不受。主人幣，惟是，則主不恩賓，賓亦不恩主，寧戚以致哀，而行簡以從儉，斯貴爲弔也。今之爲賓者，有弔生之名，而無哀死之心；今之爲主者，有好客之名，而無居喪之禮。寒門下戶，鬻產稱貸，以充盤殮，內不稱其家，外求稱其客，內旣苦于死喪，外又苦于惡賓，譬之拯焚益薪，浚井投石，非有深怨，何至于此？客于是忿然作色曰：子之道，墨道也。予曰：否，自吾有妻子之喪，朝哭吾妻，而夕哭吾子，附身附棺，于何不盡，而吾墨也乎哉？墨無服，而吾無服也乎哉？墨桐棺，而吾桐棺也乎哉？惟是臨喪不哀，吾何以觀子嫁言于墨，則是薄者爲厚，厚者爲薄，子不學孔，而謂我學墨，異乎吾所聞。孔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于是日哭，則不歌。季武子之喪，曾點倚戶而歌，人雖不才，死矣，又何歌？若曾點，孔子之所謂狂也。吾懼夫人之倚吾戶而

歌也是以請辭客遂去意雖不憚而竟無以復予因述以諭同志明吾非墨

忌日答問

李濂

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素蔬竟日客有造謁于門者闢人辭焉他日客愠見曰先生何簡客也曰以忌日曰忌日不見客何也李子再拜謝曰某有罪某有罪已而仰天歎曰古禮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非不祥也言夫日至有所忌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于考妣忌日致齋于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

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爲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元且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旣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艾仲儒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黻黑衣婦奴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着此服耳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大儒也每於母夫人忌日着黻黑中衫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蚤起出主于中堂行三獻禮閣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笑談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矣作忌日答問

先夫子書嵩渚集李濂字川父祥符人山西僉事

文多直敘不事波瀾

私記川父正德癸酉解元甲戌進士三十餘罷官歸田後

四十餘年博學多聞作汴京遺蹟志嵩渚集一百卷

寤言

顧憲成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臥有東里塾叟過訪予起

迎之坐定問曰聞婁江王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

曰君謂應出否予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平生旋乾

轉坤慰滿四海喁喁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

入寶山空手而回下局也堅臥不出無咎無譽中局

也衆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

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

于相國也予曰何叟曰老人日爲童子課句讀耳何

味芹堂

述

知朝廷事獨好從縉紳先生借觀邸報竊窺當今執政後先相承總一心訣順之則安卽天下交口而譁之偃然無恙也逆之則危卽天下引領而屬之莫能久于其位也是故趙蘭溪至于叢羣垢以死而後已猶得厚蒙恩恤如在位有大勳勞然者沈四明至于十分狼狽而後去猶得特蒙溫諭如眷眷不能一日離左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古而然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線索者

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轉移于其間也余默然叟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海豐順也促莫如平湖餘姚逆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俟朝廷處分其體勢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冰炭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似也請得而質之吏部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冰炭揆厥所繇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

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耶而朝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礙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耶抑內閣礙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耶夫如是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真內閣之不問是假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爲異同矣要之亦須爲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于正不出于阿奉權貴爲閣臣者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于公不出于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異同之跡也否則分宜

江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爲愈耳况至今日平湖餘姚一綫之脉依稀欲絕曾何氷炭之慮而慮內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內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表正于其間也余又默然叟曰猶未也近者竊又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勁而苦用之不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穢用之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而用之此一路人旣不喜爲危言危行輕作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爲蕩言蕩行

重潰隄防以濺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
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爲小人執兩端
而用中其庶幾矣足以息阿比之端絕喧囂之竇平
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馴服無所施
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按其
實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
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
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
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卽過之猶恐不

能絕而况樹之幟而道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
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爲工事事以調停爲
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明別白混而納之于平等而
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擔當漫而
付之于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
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
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
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
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

漠然不介于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
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挽回于其闕也予
是予復隱几而臥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顧憲成

叟旣去予繹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
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
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于芙蓉湖上相
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
有一大寃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口寃何在予
曰在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生勿說也請以憲所
親歷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鄒南臯具疏謝病歸
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謂予曰此疏宜如何覆予

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皇上遣一中貴持鄒疏至閣着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斟酌試思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區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之數日見蔡公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肖謂曰近思之爾臯委宜擬留君所

執良是予遂如諭題覆皇上竟報可不責也及予待罪文選請于堂翁心谷陳公擬升江念所光祿寺少卿念所故受知于皇上中因山陵事罷歸數年矣疏上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升光祿寺少卿九字吏垣許少微見而異之特攜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填雲南已而爲言官所摘復聽歸繇前而觀皇上胸中固自有念所也繇後而觀皇上胸中又未嘗有念所也推類具言之不可勝數蓋皇上之無成心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皇

上科道不選歸之皇上廢遺不起歸之皇上豈非一大冤耶且閹閹匹夫匹婦之冤則有司爲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爲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爲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皇上者矣于是皇上下公卿爲之昭雪其控愬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皇上之冤獨有內閣能爲之昭雪耳願先生留神焉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古之道也公言甚當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憲所言則腹心語也竊嘗計之事葉明之

主寧不易于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于寬大也事實大之主寧不易于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導難以其不足于英明也我皇上英明寬大合而爲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此大冤也凡爲臣子孰無動心何況先生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帝衷煌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乎而坐視皇上受此大冤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誦之

明文抄詩 卷之五 三
至再至三不覺放聲大哭一室大驚共起而呼予頃
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
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
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中之
同然者今茲之行其必以我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
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百家私記端文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萬曆庚辰進士官終光祿少卿謚端文詳學案。篇中趙蘭溪沈四明玉山陰沈歸德內閣志阜一貫家屏鯉也海豐吏部楊巍平湖陸光祖餘姚孫龍陳有年也

述大洲趙師口義

沈懋孝

戊辰冬仲雨雪新霽署中玉樹作玲瓏瑤花觀近睇
館閣並是碧天仙都沉沉在鴻濛洞天遙瞻西北一
帶重山層嶠恍兮登三峨天際如見雪乳紺寒有千
秋之積氣焉趙先生坐瀛洲亭上召沈生前侍問曰
大易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生知其解乎未及對先
生頻附耳曰云何余對曰朱元晦先生已有明注作
三義分疏卽易係中彌綸天地一章之指先生曰吾
不能記云何余徐對曰窮理者窮天下事物之理孔

師所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盡性者人我與萬物之間各使之盡其性。所云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安土之說是也。至命者理既窮性既盡矣。直與天命之初相冥合。所云範圍曲成無方無體之義是也。自少受易所墨守元晦先生注疏者如是。願聞先生之教。先生曰。此說非也。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程伯淳云性卽理耳。豈天命外復有性。性之外更有理哉。如彌綸一章。總是一意言彌綸天地之道者。惟大易耳。何所據而分疏之。曰若爲窮理。若爲盡性。若爲至命。裂之爲三事乎。甚不然也。先生默坐良久。余再起請曰。先生之教何如。于是四顧雪色。欣然曰。汝諦聽。勿輕語人。夫窮理者。非多搜聞見兼綜。今古而填實之謂也。窮之言空窮也。如家寶銷盡。無一物焉。此之謂真窮理。顏氏之屢空可思也。盡性者。非周旋人我間。打合區處之謂。盡之言完了也。如米粟金錢用盡無餘。此之謂真盡性。孟氏不加不損之說可推也。既能真見得自性空明。名理掃淨地位。則命卽在目前。至之日斯至矣。莫之致而至者其命乎。

此之云到彼岸其何至之有焉。余拜手教于今垂四十年。始徹了先生之教。因轉教輪復爲之論曰。人在世中。天常人紀。事會物情。何能一日不窮究。第我有生以來。耳目所受。心思所釋。今于何在。畢竟七十年間。不知不通者。尚有無窮之理。別有定規。成事可倚靠者。惟理本無窮。而窮無窮者。又一無窮。吾是以知無理可窮者。乃真窮理也。日用交承。五品自爲。不離人我。我自有我之性。終身練養。不出原生舊樣。人自有人之性。百千其面。卽百千其心。安能以我一人。

智盡斯人之曲折。故忠誠仁厚。敬恭謙讓。此大凡耳。畢竟人我各有一種之性。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以人治人。從時乃以救時。隨物乃所以御物。吾是以知性本無盡。感動則生。順流則化。自然則圓。激擾則變。識其無盡。人我給足而俱暢。天下常廓廓無一事矣。至于人生此世大局中。各各一幕毫光。皆陰陽之轉。旋神鬼之推移。默默不知其然。我成補補。聖哲之遠猷。積善不欺。貞士之雅操。所可自了。此心如。是而已。道之將行。將廢。行止非人所爲。孔孟已章章論之。及其

既定吾然後始知天命如是如是。此非所云到彼岸之說耶。余既衰老，念先生長者，曷付不可無傳。事之以俟達者，參焉。

喪意二則

陳確

弔者之不飲酒食肉也，從孝子水漿不入于口推之也。不然則儉，孝子之不送客也，從朝夕苦由推之也。不然則慢，去年張尹來有父喪，確弔之而出，尹來送，確辭曰：非禮也。尹來曰：敢問孝子之必不送客，何義也。曰：孝子之守親喪也，寢于斯，哭泣於斯，杖而後能起，曾不能離此苦塊之咫尺也，則何忍以客故奪之也。故不送也。且孝子之不送客也，非不送客也，有代之送者也。雖不送客，庸非禮歟。今之孝子則不然，他

日則無所不至，及客以吾親故來弔，反褻足不出門，而又無代之送者，而曰吾將以行禮也，則失其義矣。尹來泣而謝曰：然，然不孝，嘗以無僕役，躬出市買物矣，敢不送客。于是遂送客至河滸，苟孝子之未能食粥也，雖列饌以羞賓可也；未能朝夕不離喪次也，雖送客可也；然則子之出弔而必不用酒肉，何也？曰：弔者亦有一日之喪而不能忍，歟！且吾亦何遑逆孝子之必不以禮自持也。

季武子寢疾，蟠固不脫，齊衰而入見。君子以爲禮，今翼有大功之喪而素服出問疾，夫子何罪之深也！曰：吾未見子有功之喪也。翼曰：何哉？夫子之出此言夫，蓋君子之居喪有內服，有外服，外服衰經之謂也，內服非衰經之謂也。古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悲哀不忘于心，食粥寢苦，便已者而無敢徇焉，故雖不便于人者而弗遑顧焉。衰而見，不亦可乎？今之學者，惟知恕其不便于已者，而不知恕其不便于人者，故不可也。吾見子之飲酒矣，寢於內矣，無功之喪亦已久矣，而曰：何哉？夫子之出斯言也。

觀真

顧彥夫

有趙生者善寫真，以予知彼之善于真也，寫予貌以贈予，初不知其為予也，問曰：斯貌也，陋甚矣，吾未知其為誰也。生笑而不言，復取他人之真以示，予曰：此某也，此某也。生曰：他人之貌則識之，已之貌則不識，子之目亦難乎其為目矣。予因取鑑以鑑，且與斯真比焉，眉目予也，面色予也，精神體態亦予也，然後知已之不明而為生謝焉。繼而歎曰：古之君子每以知人為難，以予觀之，亦知已之難乎？故曹操自以為文

王殷浩自以為張良八關十六子自以為伊周管葛
卒無所忌憚為天下後世笑彼或大言以欺人其心
未必誠然也今之人平居議論某也賢某也不肖不
啻若辨蒼素至于已則皆若予之觀真也予懼焉遂
書此以自警又以表予之不明也

百家私記彥夫字承美以舉人為河間府別駕其文為瀛海集

明文授讀卷之十五終



